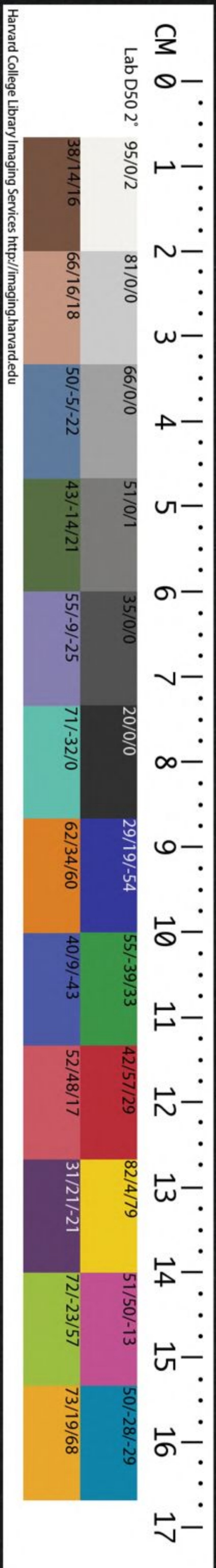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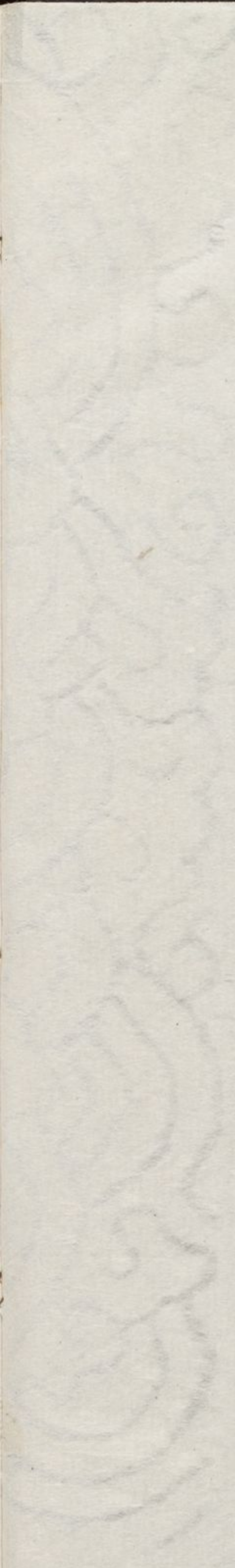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 LUT.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2665/4227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明初京師之亂

張瑄 鄒淵中 胡國材 劉子才

劉約 趙世清 趙世英 趙世賢

趙世英 趙世賢 趙世英 趙世賢

張瑄 鄒淵中 胡國材 劉子才

劉約 趙世清 趙世英 趙世賢

趙世英 趙世賢 趙世英 趙世賢

張瑄 鄒淵中 胡國材 劉子才

劉約 趙世清 趙世英 趙世賢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張所

鄒剛中

胡閔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

兄唐老

呂祉

翟興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為監察御史事見李綱傳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
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
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
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
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言其招撫李綱與伯彥爭於上
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
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
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
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
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
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
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
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剏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
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爲招討使辟閔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韜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韜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通

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春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浚乃劔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鄭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輦子珙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霸州教授歷辟雍博士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壽愈約先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唐老同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饟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將奏用轉般摺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
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
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
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
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
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
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
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
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叅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
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
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
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疑之戩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中爲右正
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叅謀
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
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官酈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賽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
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
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
訟德社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闕略况小嫌乎
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
及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
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
盱眙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
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
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

聞之朝廷邪社爲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
瑤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語
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
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罵瓊等
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
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
旌其忠社同時翟興亦爲裨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
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
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叛寇楊進所害與
愬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
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
也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
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
云賂偉爲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
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
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
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祇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官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
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
萬餘人柵伊陽使氏人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
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
問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
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
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
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
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
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
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徭事與吳居厚不
合落職尋復之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
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
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
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
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
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訐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
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
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謚威愍訐承議
郎餘竝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金
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
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
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
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
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止彥旣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衆郡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淬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游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林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贊慕
府或專方面寧非濟時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
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竄死胡閔休憤王帥之
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讒構胡世將中道而殂
斯竝君子所深恨者况呂祉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鄭望之

王倫孫柎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洪皓子遵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
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
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
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
同李稅再使幹离不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又除望之
戶部侍郎同稅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强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竝
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
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
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
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
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耶倫
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
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
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偽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
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
王詡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
爲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
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
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
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
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
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
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三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
豫脅取不已會選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
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
報江南目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
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
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
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事既至金國金主置爲設宴三日
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久
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
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
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
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
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
以歸金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
交割地界使旣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
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
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
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
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
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
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

論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
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
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
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
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汗以偽
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
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
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柁知名
柁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既以倫故被褒錄遂得

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弁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
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
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栻薦乃擢栻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
栻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
旃毋以吾老爲念栻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
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栻對已十餘年平
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栻曰主上英斷去
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栻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
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栻持金人
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栻爲通謝
所參謀官栻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
之栻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
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栻不掩人
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
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
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遼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何虛中請降詔罪已卽命虛中榻前具草謂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對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爲次以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應援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冒鋒刃而進旣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虜注矢露刃周而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
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
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
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劾
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
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
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竝
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
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正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
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其
家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
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
平媒孽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爲
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
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謚肅愍賜
廟仁勇且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
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子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
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
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
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
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對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
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蒸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
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
人追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爲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鬼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
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
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
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
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
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爲文集
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
消舊聞三卷續散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
卷新鄉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爲
州司刑曹事三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左監軍撻攬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又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弁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卒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
出使囚徒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
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
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林連邵會檜死得免
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歿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
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歲澇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溼
民手爲識無紛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曰
賢號洪佛子後秀軍救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
爲使金卽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
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禕副
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
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以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北過
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
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琦曰
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此舍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
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願浩惡其直達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析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如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登舟矣既至人見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樵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鶚宣言燮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

下胡不用檜流鶚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鶚劾頸交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鶚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皓節尤顯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為相別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宰相秦檜子熇為官長警效為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為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

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遷起居即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人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遷至翰林
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
澈以爲言遂勾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
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
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
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
而歸遵之助爲多孝宗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
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
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
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
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
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
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連章
乞免訖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
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
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
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

校間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
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
亮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
閣門張掄副之八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
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
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
體旣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
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
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上疆得失不可
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
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
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
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
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
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旣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
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
孝宗已卽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
此三職縉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軍素
無律奉給未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
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徃前事至以飛語
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
二人梟之市餘黥槌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
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
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
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
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
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
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
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
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
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
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
宗紀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舉
聖允之論言使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觀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
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
毅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
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
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
爵縱悲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女真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虜
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
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
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

完節不為大宋羞而能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賞
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
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七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
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
鑄曰疆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
檜語塞改命乃俟鹵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
太后鑾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命檜諷乃俟禹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
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
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既歸報
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
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
寃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
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
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
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岳飛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事
岳飛欲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
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
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昌
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
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
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
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
間而入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
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
翁既論罷趙鼎檜忘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
興化軍既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
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
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
柘臯檜召二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
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
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
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

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月中外憂慮副使王晚哀金與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
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忘之万俟卨因論
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
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
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原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原奔元帥府
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
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
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修王
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閱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
又問檜檜疑閱所薦以語原原嗾李文會攻閱去藤州

守臣善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原傳會其說再請光
文會旣升西府原覘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原遂補
其處原希檜意附下周止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原守宣城也表弟
王炎調新水令過之醉中謂原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
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原聞之色如
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原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忿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原憂撓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淵竝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
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
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
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震赫鄙儒之夫率黨附為
圖如何鑄輩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為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穡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
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
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
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
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
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
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
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
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
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壽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
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
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
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呂本中遂劉
大中王庶爲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
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

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衆
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
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
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
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
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
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
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
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責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之後知台州以楊焯在獄供涉鑄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入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竝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稽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稽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稽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直祕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微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祕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為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為如勾龍如淵羅汝楫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万俟卨王次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為檜腹心而弼於主帥之冤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閔休乎

若蕭振猶庶幾可報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七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

弟彌大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
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玉居正人才歲月間得
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
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侍御史
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
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
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
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
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

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從
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衝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爭之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
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遷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
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
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
罷屏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爲所容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
風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
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
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
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
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
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
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旣行
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

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
臣願奉使不願割也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
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
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
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
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
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
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
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偕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劔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旣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忘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遂興祖魏安行鉸版亦奪官籍其家檜死瑀子孫乃免錮有奏議六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並罷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間母憂以祕書少監召

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
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
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
閣待制知溫州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
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
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
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
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
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
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尋以言

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
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溫州與祠卒年
七十五謚文憲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
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
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
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爲
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
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
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副後奉興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
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
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
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
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
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
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
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
至私第曰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
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
明年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
遂歸隱連江西山旣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
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
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
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旣卒朝廷思其忠節詔
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
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第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
錮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拜
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
叅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
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
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叅
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
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
歸起知靜江府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爲廣西提
刑韓璜所劾貶秩卒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
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
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
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
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
轍嘗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
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
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
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
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守鄜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濟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言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太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嘗獲譴若父淹者皆得召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王居正等或箴主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竟齟齬廢棄而靡悔庸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嘗即潛之不遇耶

仇愈

張翬

陳桷

向子諲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

諱陳規

李璆

陳橐

胡舜陟

季陵

沈晦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為
 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徙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
 錄既行老稚擁歸縣解愈由宅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
 使公復來宅日愈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劇寇
 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嗔曰
 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
 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
 欲施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
 輩無守士責吾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散時金人出入近

境愈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間道告急于朝雖官
 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
 將棄兩淮為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
 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
 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愈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
 千至合肥謀言兀术為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
 遣牛臯統兵適至愈以忠義撼之臯馳出接戰寇潰去
 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
 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
 移不絕于道又請張浚督行浚檄愈度宜處之余謂帥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
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
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
檜方主和謫念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鄆
邑如念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
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居
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翬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
再三辭不獲乃卽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翬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
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
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翬斂容問計翬曰
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
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翬後守南劍州遷
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
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翬獨率州
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翬
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翬曰賊必再至非
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十
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餘寇進至祕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叅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間道以實奏叛兵旣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姙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竝罷桷尋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孰不夤緣躡進桷獨恥焉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
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
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
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謀報約日索戰語極
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
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
敕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
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
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

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
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為李綱所善
黃潛善罷之未幾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
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
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
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
坐黜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
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
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
得割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
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
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
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
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
入寇劉光世軍合肥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
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
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
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奏事反復良久良
貴厲聲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良貴無罪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
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遂柱史又遂中司非
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
諲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莫甚此時
宜却勿受忤秦檜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進士第歷杭州通判苗劉之變

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
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
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
竄希孟遷誼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自助虜
南侵獻戰守四策謂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
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
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
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
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
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
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以任人不任法
為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
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
郎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
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
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叅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

外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黏
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
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
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
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
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輒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
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
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
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
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
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
母曰是行不數月卽歸大以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
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
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
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

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
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
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
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鄭剛中
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爲
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
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
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
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
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

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緜
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
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
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
點京東刑獄累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
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
及金縉十萬至台州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
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
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既而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通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朕

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爲安陸令會盜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却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遂遁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圍城規逾爲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
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歷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
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
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
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
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用
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
兵斫營殲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
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

分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已
而兀朮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
下令弁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由軍第
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朮敗遁詔
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糴粟麥實倉廩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
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
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
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卽輟女奩嫁之
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
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
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
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疏諫不當燕旣平責監英州清
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
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
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
以下灌眉田百萬頃又廢弗修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

眉人利之繪像祠于堰所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清溪集二十卷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授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母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橐詔賜橐錢三十萬橐力
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乘

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
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久
不決將再遣使橐復極論不可檜憾之橐力請去未幾
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
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
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
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旣
謝事歸刻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至十朋爲
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卽位言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
天下從之遷侍御史高宗卽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
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冀州雲騎
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
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
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
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
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
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改知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
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僂有贓爲運副呂源所
按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
劫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
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
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
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
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勘官罪

李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
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

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
會盛夏淫雨詔求直言陵援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
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
與祠後復爲中書舍人人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
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
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
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
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
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
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

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力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加技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也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追論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醫王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少之

沈晦字元用邁之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得還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之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其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管見其慷慨

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徽猷閣待制復被論降秩與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御史常同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與祠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授本路鈐轄羈縻之歲久遁去旁結諸洞蠻爲邊患晦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資恃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論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爲之鎮撫
耳仇念兩挫強虜張覺兩平巨寇陳桷兩靖叛兵向子
誼單騎諭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
兄弟轉輸備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橐方古
循吏斯其才竝美况節槩又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
沈晦豈不有勞然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
免物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